

□ 情感天地

李添苒

归

离霜降还有 9 天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空气里埋了长长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拥围而来,一方狭窄小镇全部湮没在突如其来涌动的潮水中。

这一带多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自建的两层房,零零落落三三两两相连。

朝向空旷的那一面墙被刷上土黄的颜色,太阳或者摩托车的广告叠盖着涂了一层又一层,旧漆斑驳,墙面轻轻鼓起带着竖条纹的包块,偶有“啪嗒”一声迎风吹落,那墙只用水泥混上沙子草草涂抹过一遍,顺手摸上去,沙子粗糙的质感在指尖凹凸地略过去,那些凸出来的砂砾和着亮色的油漆一直延伸到屋顶,像一颗星星点点的河流。

距外婆离世已有 10 余年之久,依稀记得外婆有一张照片,是她很多年前的样子——染成棕黄的头发妥帖地扎成低矮短小的马尾,在阳光下映出柔和细腻的光泽,她腼腆地笑着,温柔渐渐盈满在笑起来的眼窝里,目光明亮而温润。眼角处有几道明显的皱纹,但仍旧显得年轻和意气风发。

那一晚,雨水顺着伞顶滑过每一个面和角,嗒嗒地混进地上的泥土里。巨大的机器叫嚣着,倒下的一面面墙在缠绵的雨里像是微弱燃烧的烛火,越来越暗,被凄凉的雨声划得摇摇晃晃,有关故乡的记忆也就此洗脱。

外婆在很久以后回到那片

土地时,原来的老邻居早就搬了新家。

推开陈旧的老宅,那些趴在门框上的细小尘埃便哗哗地升腾而起,牵连着地板上的尘粒,在半空中凝成一张网,兜头把人网住。于是,外婆站在坚实的铁门前,仿佛被时光困住了。

临睡前,外婆呢喃着“回家”,不是要回到某一个地方。

她心中的家,是早在岁月里变成一杯细土的旧时光。那个任何快递都能辗转找到的地址,那些信封上排列组合的邮政编码,收发室外黑板上写着该交水电费的几零几室。三花猫从阳台跃到屋顶,弄乱了新缠的丝瓜藤,孙子系着端正的红领巾坐在饭桌旁写作

业,炉子上“咕嘟咕嘟”炖着一锅喷香的小米粥,浓稠厚重的汤皮子溢出些许挂在锅把上,刚回家的老伴儿买来新鲜的排骨和脆生生的油菜……

踩过几十年的尘埃,悠久岁月赋予房屋和人以独一无二的羁绊,那些日复一日简单而琐碎的问候,刻下胶卷里一帧帧缓慢而写实的个人影像,灵动、轻快。我喜欢看她开怀时浅浅的笑,也喜欢看她苦恼时快快的脸。记忆沉甸甸的,棱角分明而坚固。

外婆刚过世那两年,我们鲜少在母亲面前提起她,小心翼翼保持着轨道之中的正常生活,连带着相关往事也在脑海渐行渐远,有些碎片却寂静地盘旋在胸膛里,渐渐发酵,成为

日常热闹生活的养分。

偶尔我会忍不住在记忆里轻轻描摹她的影子。比如,目光尽头两个模糊的人影挨得极近,隐约听得见交谈人声,我走上前去,爱和欢愉在时空里激荡起难得的回声,她一如既往地温和地抚摸我的头发,我却忘记去回握她的手。

那时候池塘依旧唱着生命旋律,草木与潮湿土壤的芬芳沿着脚踪徐徐而上,钟塔里的指针滴滴答答,秋日清晨朦胧的光线染黄片片麦田,灶台窜起层层火苗,袅袅炊烟滞留不散。

我坐在冰冷的凳子上如婴几般抱拳祷告,眼底泪雾翻涌。

不敢回头,祈念这一刻她来过。(作者为机电学院学生)

□ 心灵之约

扬州春慢

涂婷婷

未到扬州前,扬州春就是一场迤迤纷纷的梦,梦里有春风十里、荠麦青青,更有杨柳岸的二分明月。故而,当城雪初霁,冰皮始解,短棹划破一汪春水时,我便难推此心,北上扬州,只为一入广陵春色,凭消多年夙愿。

初入维扬,烟花三月尚有时日,花还未满,唯有城中垂柳渐抽新芽。春风徐来,小秦淮河边的弱柳轻点水面,一拂一曳都宛若酥手拨水,自得风姿。向瘦西湖畔走去,沿街深巷细看,已有不少商贩开始摆卖早春春水,浮光与花枝交相缠绕,扬州春在此刻被朦胧感知。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入了瘦西湖,扬州春就再也关不住了。湖面上,三只鸭子相伴而游,鸭掌拨开一圈圈涟漪。兴许是待得久了,它们也并不着急避让身后缓缓驶来的船,只是自顾自地游着,悠然向着远处。再往前走,莲花桥隐在一排排烟柳后,直到近了才看得真切。提裾走上桥去,春风兀自得意,迷得人睁不开眼睛。站定了,往熙春台边望去,青丝凌乱,杨柳轻舟,春水碧于天,就好像做了一场亘古不醒的梦。过了二十四桥,蓦然回首,才发现当年教吹箫的人已然匿迹,波光荡开,四野无声,徒留后来人倚栏喟叹,留有余悲。

若要论起来,大明寺内的扬州春最是惹眼不过。满城玉兰还只含苞之时,平山堂前的玉兰就已开了六成,日光下照,影落横斜,瓦中檐上、堂前阶下都是玉兰微晃的疏影,我叠腿坐在对面的石椅上,漫看花瓣零落,流光飞逝,想来“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滋味大抵如是。过了鉴真堂往下走去就是栖灵塔,南北面的风到此便全无障碍,午间的风将塔上的铜铃吹得频频作响,也顺势搅动了十二生肖殿中的排排风铃,发出空灵清脆的声音,人写在风铃上的夙愿也在碰撞间被灌满灵性,随风吹度到天边。

“十年一觉扬州梦”,杜牧从不与人说。追论当年,便是如今,春风十里的扬州路,卷上珠帘也总是不如。扬州春自觉温吞吞吞,来得慢悠悠的,就像这座城的步调一样,却总是惹南北骚人牵肠挂肚,想来是人在其间,便欲和风老去。其中温柔,难与人说,只盼君来春更好,骑鹤维扬,方知千年扬州春似梦,一觉其中,便无复醒来。

(作者为社会学院学生)

□ 大学时代

封住蝉时雨

韩欣言

人们说,味道是有记忆的。

从前不以为然,大抵是年复一日总在几点一线中度过,以至于街边的香樟、学校里的油墨与交织的水网都在鼻子中混得过于娴熟。嗅球懒得反应,杏仁核与海马体也就推推手:你看,这里也没什么特别要记住的。

后来跳出了这道轨迹,去了不远的地方上大学,记忆随着味道封存,直至启封时才叫我想起,嗯,味道是有记忆的呀。

高考前一天和朋友出去散步,在学校里胡乱兜圈。六月的日落已经没那么早,晚自习前的云高且远,日落的橙黄色只隐约在天边渗出一抹。

后来已经不记得那天聊了什么,只记得我们几乎顺着最大的圈子转了一遍,跑操的时候绕着最大的圈好像也没这么长。月牙湖边缘的柳树郁郁葱葱,散养的黑天鹅巡视着它们的领地,人只要与之对上一眼,就要被呼扇翅膀的冲击力。我和朋友与其中拦路的领头鹅六目相对,它冲过来时,我手一伸就拎住它的脖子,给它强行掉了个头。鹅脖子的手感不错,绒绒的,它很尴尬地转身离开,我们在原地放声大笑。旁边是停车场和无人的实验楼,清脆的笑声放肆到惊起了柳枝上的雀鸟。

后来,我想起那天是雨后,是在我们第二年返校转到湖边的时候。初秋雨后的土地扔出放线菌,混合着湖边长了十几年的柳叶和松针味钻入鼻腔,隔着时间击中了我。

我拉住身边的朋友笑:“你记不记得我那天和大鹅搏斗,就高考前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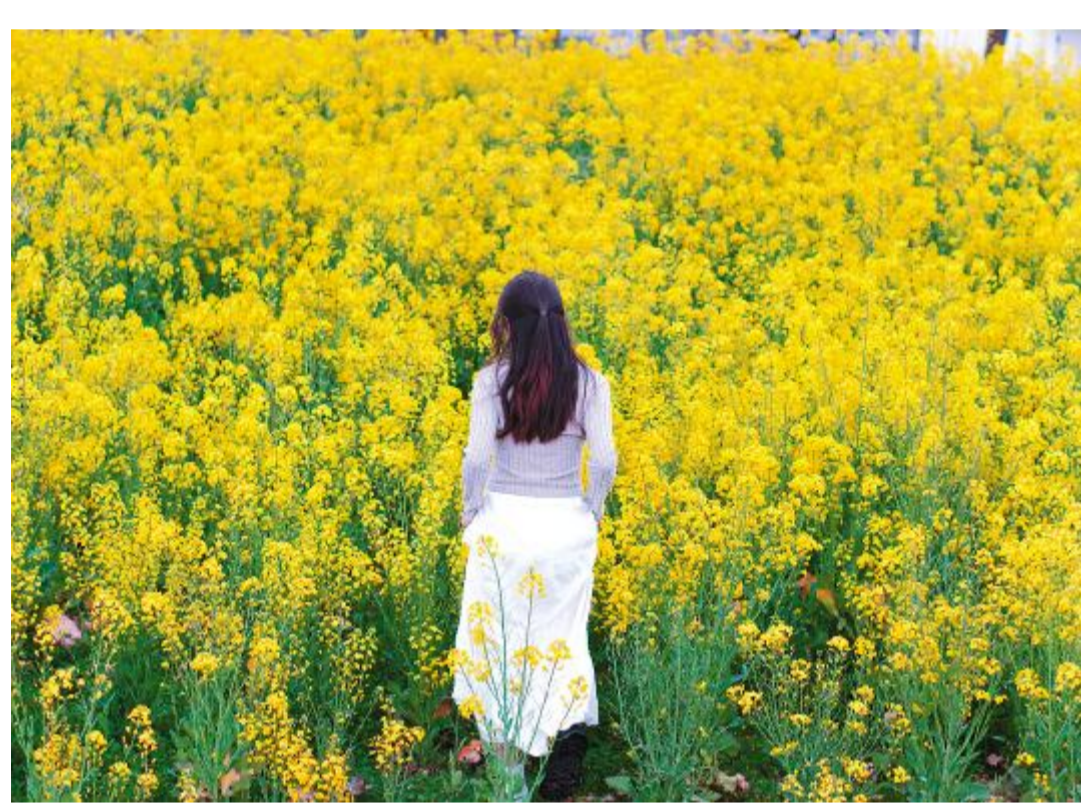
朋友也笑:“记得啊,那天晚自习你几乎跟碰到的每个人都吹嘘了一遍。”

“那你觉得那天和今天的味道是不是挺像的?”我笃信我们的脑波仍然同频,“放线菌,鹅,松针”。

她很认真地听,然后点头。边上的友人也探过头来闻闻,说也记得那天是阵雨初晴,天边的晚霞烧得最好的时候,离晚自习还有 3 分钟开始,我在教室后面模拟抓抓的样子,大家的笑声盖过了外面的蝉鸣。

其实我那天想到,以后再不会在这个时间逛学校,不能再和朋友们一天到晚待在一块,多少有些带着矫情。我和朋友没话找话嘟嘟囔囔地绕着尊经阁,绕过了礼堂前、孔雀园、信息楼、图书馆,直到在月牙湖后为了鹅放声大笑,才急着赶回教室吹嘘。那会儿的感情太乱太模糊,以至于我只记住了最纯粹的那一点,但初夏的蝉时雨留下的一点味道悄悄帮我将封住,又在后来的初秋轻轻启封,让友人们的一言一语帮我拼凑出某个平平无奇但再也不会回来的夏天。

味道帮我封住了那场蝉时雨。(作者为社会学院学生)



走进春天

王敏煜(法学院学生) 摄

□ 诗苑

随爱飘游

七律·春

春风万里雁初回,嫩草疏斜带露偎。
绿柳舒怀空自舞,红桃腴脸向谁开。
潺流瀑布晴飞雨,半出云峰叠起雷。
大地生辉花烂漫,馨香赴约漫天来。

(作者为我校校友)

□ 繁星诗话

白天

毕业的路口

在春天某个明媚的下午
青草边矗立的指示牌
将平坦的前方
分成了两条长路

一条指向更高的学术殿堂
抬头有阳光金灿灿
一条通往就业的面试摊位
路边有海棠肆意芬芳

分不清哪条路更吸引人
在一刹那
脑海里浮现出
曾经幻想的一幕

是在多年之后
我的面前也出现两条路
正如语文课本上
那篇《未选择的路》

徘徊犹豫
踮起脚尖极目而望
在每条路很远的地方
总也无法看清

是啊
在面临选择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
能完全看清的路

在一个明媚的下午
我和另一个“我”
都不知道
一不小心会错过什么

而那条未走的路
终会定格成最美好的幻想

(作者为化工学院学生)

□ 临牖抒怀

祁文臣

希望风带来回信

暗夜里的月垂着眸,睡梦中的眼流着泪,静静地,静静地,一同念着离去的人。

灰蒙蒙的天无声地抽泣着,淅淅沥沥的雨落在着急杂乱的脚印里,不见了踪迹。树上的枝叶在风的咆哮中瑟瑟发抖,蜷曲着冰冷的躯干在风里摇曳。屋檐下的鸟儿叽叽喳喳,扰得人们心烦意乱。无措、懵懂、惶恐席卷而来,我在慌乱的人影里找寻,找寻曾经熟悉的身影,但眼睛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白布,黑暗裹挟着微弱的光,把那可爱的人儿带向了远方,我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记忆中的人就像手中的细沙,悄无

声息地离开了,带着那些光阴一起。

屋里的灯亮着,人影来来回回,错乱匆忙。窗外的花落,世事纷纷扰扰,无措迷惘。

坐在铺满青苔的石阶上,寒冷的风戳破了薄薄的衣裳,刺穿了思念的心房。看着白色的装饰,听着人们的哽咽,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和落花上的雨滴一起没人黑暗无尽的人影里找寻,找寻曾经熟悉的身影,但眼睛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白布,黑暗裹挟着微弱的光,把那可爱的人儿带向了远方,我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记忆中的人就像手中的细沙,悄无

期望着,雨下得大些,再大些,将震耳欲聋的悲伤,连同我

的痛苦都一并冲刷掉。

渐渐地,雨停了,但风还在怒吼着,撕破了天空,云层中透出些许光亮,在光影交错的缝隙里,看到了几时的我和你在

一起的时光,无数个和你相伴的岁月,定格在心底那永远不会遗忘的一隅。我总把希冀寄托给黄昏中与风和眼的晚霞,拜托它暂停掌管年岁的钟,让时光变得慢些,再慢些,能够让我把你的容颜记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脑海里翻滚着旧时的场景,一帧帧播放着我们欢乐的模样。黝黑粗糙的大手牵着我,在春光灿烂时,我们一起

踏青游春,乐而忘归;在白雪皑皑处,我们一起放牧烤火,相互取暖。在沙棘灌木里玩得不亦乐乎,在潺潺小溪旁欢蹦乱跳,在乡间小路上走走停停,在油菜花田里手舞足蹈……思念蔓延,吞没了眼角的泪水,向心底流去。

泪湿枕中,思念留存心底深处,梦将思绪拉回黑夜,醒时苦闷,慢沿着小径吹风。

月亮挂在深邃的夜空里,银辉倾泻在大地上,像极了白茫茫的大雪,把你和我仅剩的一点为数不多的记忆埋在了我的童年里。树影婆娑,一阵风掠过,像是抚慰着我不可与之倾

诉的苦楚与酸楚,但心中的思念总是那么凶狠,将满心的宽慰和欢喜摔得粉碎,面目全非。时光就是这样,把欢喜和挂牵留给了我,把岁月和沧桑留给了我,把快乐和诗意留给了我。我也会在惹人喜爱的春光里,无忧、无虑、无惑、无拘、无束,放肆生长!

我把数不尽的回忆写成信,拜托风,把它连同思念一起寄给远方。

盼望着,盼望着,收到来自远方的回信,信里有我对你的存眷,以聊慰我汹涌的思念。远方的人啊,我想你了!(作者为化工学院学生)



不染

不染

王芸(我教师) 作